

人生憑闌處
童心

拒絕飯局

並不是所有的聚餐都是飯局。能稱得上「局」，必定是訴求為先。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」，這句古語在看破紅塵之餘，直指人性底色之中的那份功利心，用在飯局上，實在是再貼切不過。

謀局是第一步。請誰來，在哪裏，什麼時間，這三要素和寫作竟然無異。最講究的是順序。能請到什麼樣的人，最能彰顯謀局的實力，請到社會名流、達官顯貴固然不易，但最考驗情商的，莫過於能請到從心底裏排斥飯局，卻對於辦成事尤其關鍵的清高者。

在哪裏，什麼時間，自然也是先照顧飯局中最重要的人，組局的高手會在這個要素上照顧好方方面面。

開席之後，觥籌交錯，點菜、布菜、烘托氛圍，不知不覺中把該說的事說了，該表達的心表了。

但陪局的也都是聰明人，自然知道真話有幾句、真心有幾分，只不過「看破不說破」，偶爾還要不痛不癢地隨聲附和。

飯局是個名利場，更能見到世間百態：有人張狂，一句「誘人不倦」，口若懸河、聲如洪鐘，享受眾星捧月的快感；有人謹慎，字斟句酌、小心為上，生怕一不留神被人裝到「甕」裏，成了替人辦事的慚穎；有人靈光，夾菜、聊天，無一不恰到好處，情到濃處，還要一展歌喉助興，賓客皆歡，以至於組局之人念念不忘——這類人，往往職場上貴人較多。

對於飯局，我始終抗拒，繼而排斥。朋友之間，不用設局，隨性而約、緣至則聚，無束無拘，吃大家樂也真的會樂此不疲。一首老歌《霧裏看花》：「笑語歡顏，難道說那就是親熱？溫存未必就是體貼，你知哪句是真、哪句是假，哪一句是情絲凝結？」這世上，只有一種慧眼，那就是堅定的內心，拒絕飯局及一切與飯局相若的事物，把人生、人心和人性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」。



人生第一副羽毛球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念初中一年級，瘋狂喜歡上了打羽毛球。農村中學沒有正式的羽毛球場，山腳下有一條黃土路，供體育課使用。學生們利用課餘時間，在土路上打球。夾道的樹木映襯下，潔白的羽毛球在空中輕盈地飛翔，嘵嘵擊球聲音，悅耳動聽。

土路沒有畫線，也無所謂打球規則。人們一律掌握球拍，像招財貓一樣揮動手臂，只要將球懶過去就算成功。羽毛球重量輕，怕風吹，順風站立的人輕輕一用勁，球便飄出老遠，逆風的就辛苦了，得使出更大的勁才能將球拍回去。有時風一陣快一陣慢，就得調整力度，瞅準空檔打，一方間庭信步，一方卻要竭盡全力，顯得狼狽不堪，大夥卻樂此不疲。球拍昂貴，學生一般買不起。鑑於此，球拍主人像個王，由他決定讓誰打球，其他人就只能眼巴巴地看。也有靈通的同學，買不起球拍就只買羽毛球，揣在口袋裏，瞅見哪個場地的球打壞了，飛到屋頂弄不下來了，便上前救場，且當半個主人。

鎮上的供銷社售賣體育用品。我們曾無數次適達到供銷社，趴在櫃台，張望牆上的羽毛球拍。標價愈貴的羽毛球拍愈漂亮，拍柄、拍線用紅藍花紋裝飾，色彩絢麗。

最便宜的球拍也要10.5元，相當於全年學費，對於一名農村孩子來說，無疑是一筆巨款。我暗下決定，一定

要擁有一副球拍。

我嘗試各種賺錢途徑：幫農場剪麻幹，到山野灌木叢去尋找金銀花、拔人參草等售賣換錢……這些努力的回報非常微薄。當時流行種植香菇，上山砍樹種香菇成為家家戶戶的副業。不同時期的香菇收成差異很大，盛產時農民放下手頭的活計，專心住在山上的木寮中看護，直到香菇生長季節結束，全面完成採摘。有些生長稀少或者老化腐壞的香菇樹，不值得看護，便淪為人人都可以採摘的自由地。上山搶漏，尋找殘餘的香菇，是男女老少共同的生財途徑。

每個星期六上午放學，我比任何一位同學都急着回家。中學距離家裏15里的路程，我可以一口氣跑完。直奔廚房，先是俯在水桶上狂飲一通，然後便拉開菜櫃，抓着什麼吃什麼。下午時間短，我抓緊時間上山，還能到臨近的山林撿一些香菇。撿香菇的人多，競爭激烈。星期天要趕早，5點前就得起床。天蒙蒙亮，團霧未散，一個人奔走在山路上，聽任腳步回響，難免懼怕。山高林密，藏着各種野生動物，路上還有不少詭秘的墳墓。每次路過墳墓，我總是擔心墓碑開裂，竄出一個鬼來，只能唱歌壯膽，快速跑過。到了山裏，根據草葉翻轉和露水等情況決定路線，避免與更早上山的人走了相同的路。午飯通常是板或饅子，渴了則直接在溪澗掬

一捧山泉水。在密林中搜尋香菇，有時奔波一整天，只有小小的十幾顆香菇，倒是收穫了一身髒衣服和手臂上紅紅的刮痕。我走遍了所有的山林，包括幾十里外的毛屋涇，到達過癩古迷路餓死的深水潭，見過茶杯大的蜘蛛，被翼展3米的老鷹嚇過，還遭遇過鋪天蓋地的夏季冰雹……然而，對羽毛球拍的渴望讓我一往無前。大約經過一年的努力，我終於攢到了10元——老媽慷慨支持5毛錢。

那天中午，在同學們的簇擁下，我來到供銷社，買下了一副羽毛球拍。我細細打量它：黃色邊框漆面光滑，白線縱橫相交，組成無數個方格，中間還有一個圖案，怎麼看怎麼歡喜。這副球拍給予我許多歡樂時光。由於沒有保養常識，使用率高，球拍慢慢破損。網線變鬆，常常夾住飛行的球，球頭陷在網線裏。一隻球拍脫膠嚴重，打着打着，奮力一揮，手上突然變輕，只剩一根光桿握在手裏，拍框則飛出老遠。後來，我到外地上學，球拍便留在了家裏。

一晃經年。春節期間，姐弟們拉家帶口回老家。大夥在曬穀坪上打羽毛球，你來我往，不亦樂乎。老爸也要求上場揮兩拍。70多歲的老爸戴着圍裙袖套，手握羽毛球拍進退自如，回擋接球有模有樣，着實是罕見景觀。驚嘆之餘，我總算反應過來，他這球技顯然是那10.5元球拍的功勞。

雷定茂

雷定茂